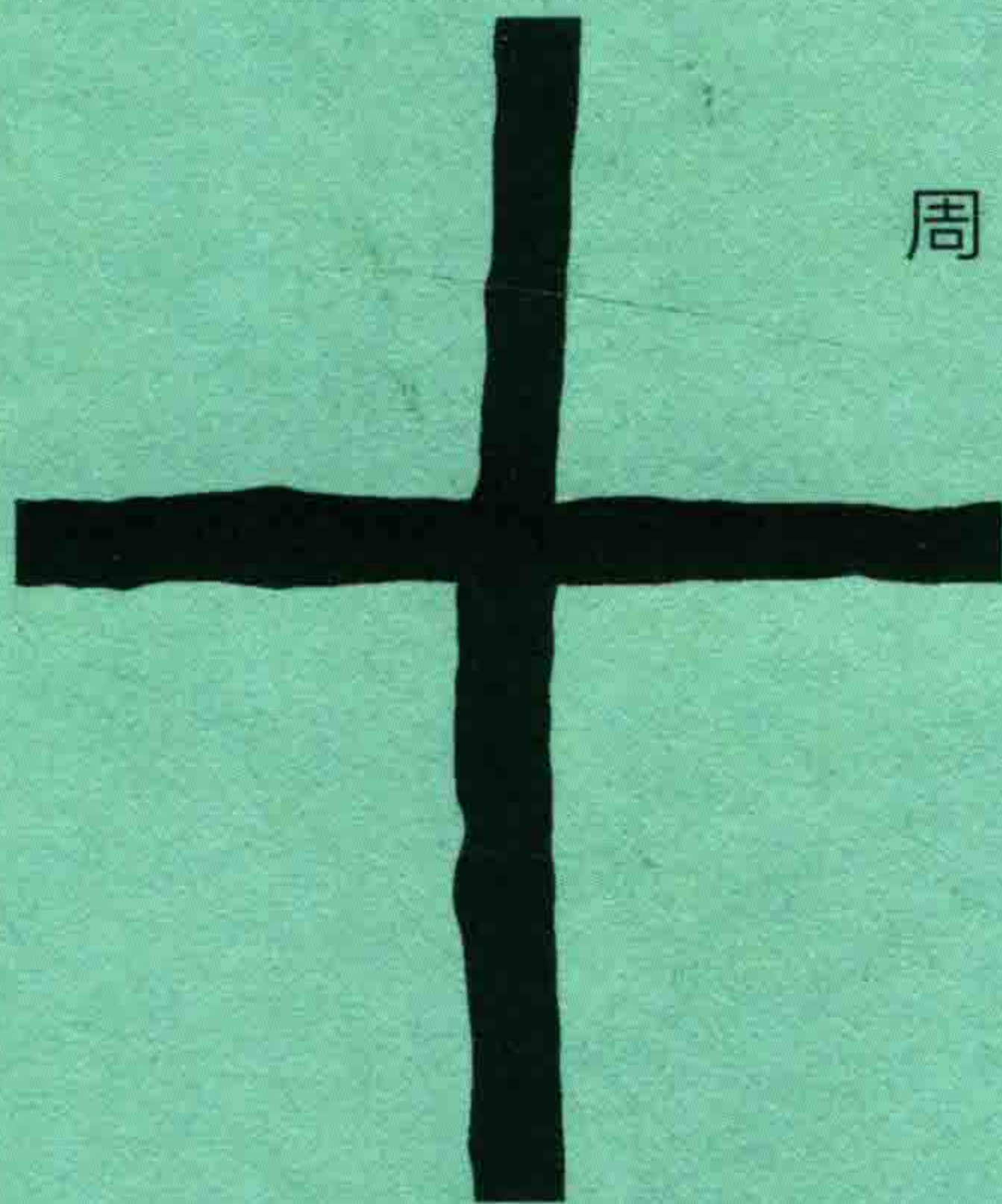


基本美

周嘉宁——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基本美

周嘉宁——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基本美 / 周嘉宁著. 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.4

ISBN 978-7-5598-0761-8

I. ①基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7078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: 张艺兵

特约编辑: 张诗扬

责任编辑: 马步匀

封面设计: 陆智昌

内文制作: 马志方

Cover illustrations by Taku Bannai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张: 8 字数: 100 千字

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周嘉宁擅长在徐缓中表现撕扭，在恬淡中展示挣扎。她寻找的小说入口往往很小，却有别人看不见的风景。优雅文静的文字，饱含温度、热量和别样的情致。

——程永新（《收获》主编）

从现实看，周嘉宁的小说避免了生活的戏剧化，显现出日常的忧劳，交流的艰难和情感的困窘；从虚构看，所有的现实都被收摄为向上的可能，仿佛融入了澄澈的大湖，呈现出一种让人心动的基本美。

——黄德海（批评家）

她是一个被内在力量驱动的作家，她身上有极其固执的软弱，她的小说很容易与读者擦肩而过，当时惘然，后来想起，觉得是她主动避让。为了不让你记得，或者是她自己可以忘怀。

——路内（小说家）

读了周嘉宁的这些小说，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确实有共同的东西：历史的虚无以及对这种虚无的抵抗，不知所到的讽刺和热望，陷于自我和时代的反复纠缠……这是重大写作诞生的时刻。

——杨庆祥（诗人，批评家）

这本书里的小说以一种内在的统一性，完整地呈现了周嘉宁近年的思考——关于远去的时代和消逝的青春之间曾发生过的强烈共振。她用诗意的语言，创造了一种沉静、充满反思的“见证者”的声音。

——张悦然（小说家）

目 录

1	了不起的夏天
27	假开心
57	你是浪子，别泊岸
85	盛夏的远足
105	抒情消亡简史
131	大湖
151	去崇明岛上看一看
175	基本美

了不起的夏天

“今天喝白酒还是喝啤酒？”

“烫点黄酒是不是也不错？炸花生总也要来一碟吧？”

“你还想吃点什么，我先点起来。”

秦从办公室出来，骑车沿着延安路飞驰，手机揣在夹克衫口袋里不断振动，等他骑过三个路口停在红绿灯处掏出来看，涌进来数条短信。暗淡的印刷体毕恭毕敬地强调着不真实的温柔。唉，师傅自然地选择了那间小饭馆说是要喝个够，完全不顾公司已经在几年前便搬到了江边新的办公区域，骑车回来千里迢迢。然而要是对他提出新的建议，他便会笑眯眯地说：“啊，你说得对，不过对于我来说……”没有对抗，只有交流，任谁都无法拒绝，是非常宽厚的专横与冷硬。小饭馆位于一个老的居民小区里，公

司旧址楼下，十年前便在，十年后或许也不会倒闭。油烟重，不禁烟，实惠，老板因为烧一手好菜，有种恰到好处的傲慢。而且自己带酒去也不会被索要开瓶费。

“我还有两条马路就到了。”秦一脚支在上街沿，脱下手套来费力地对着手机打字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却被又一条新的短讯打断——“要不我先帮你要一个啤酒吧。欢迎你的到来！”——明明是欢迎你的到来啊，秦这样想着，删掉了前面打的字。笑着输入：“很好，浪漫！”几乎能感觉到自己强烈的忐忑和喜悦。然后他重新戴上手套，一鼓作气斜插入八车道的十字路口。傍晚的天气预报报了平流雾，此刻气温骤降，仿佛埋着一场坚硬的雪。

最初两年有一些关于师傅的传闻。一部分朋友说他去了俄罗斯做生意。据说他在俄罗斯念的大学，却并没有被他当作值得重视的人生经历常常提起，平日说起一些与俄罗斯相关的事务时也不见他有任何兴致，自然也没有听他说过俄语。另外一部分朋友说他去了西南荒野的山里。秦记得2001年，他俩从北京回来，师傅直接请了一段时间假，去了云南山中，住在庙里。回来以后的短时间里又去了第

二趟，第二趟待的时间很短。旁人可能把他之后的去向与这段经历混淆。秦却更倾向于这种说法，虽然他很清楚师傅对于世间的事情绝非应付不来，也没有什么要躲起来的愿望，要知道他当时手头井井有条地处理着一大摊事务。然而师傅又绝没有什么勃勃野心，既不为了钱，也不为了理想，要想象他费劲地生活着根本不可能。相反他是个消耗很少的人。如果在庙里待得舒服，与和尚们一起打电脑游戏确实很像他的选择。

师傅比秦大十几岁，是行业里最年轻的创始人之一，却热衷最基层的技术活。秦和其他同届实习生对他怀有绝对的敬畏，担心被他看到自己哪怕一点点的势利或者愚昧。然而他又经常性地流露出幼稚，宽容，甚至可笑的特性。这样一个人，脾气好得不行，说话和行动却斩钉截铁，在每个重要的节点上又非常自然而然地选择背道而驰的轻松道路。即便是现在，秦也很难说自己理解人生的复杂，更不用说在当时，对于师傅的很多言行只能报以讪讪一笑，蒙混过关。

然而把在网吧里打《三角洲》的师傅叠加到寂静的寺庙里，秦从未感到任何困扰。师傅离开以后，他也没有具

体思索过师傅的去向。况且师傅并非消失，他按照程序办理了离职，郑重地和同事们道别。甚至有过欢送会。秦无法回忆起任何欢送会的细节，却能够想起那一年的尾声，他们无数次从机房出来，围坐在楼下小饭馆挨着厨房的桌子旁边，反复告别。温柔和愉悦的气氛叫人难以忘怀。

师傅离开半年以后，秦转为正式员工。人事部的女同事体贴地安排了师傅坐过的机位给他。之后秦在短短的时间里成为主任，部门主管，地区主管。仿佛代替师傅完成了他一部分既定的人生。

只是秦内心清楚，这部分既定的人生或许只是好运相伴。而且这个行业没有技术的进步可言，只有时间累积而成的经验。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堡垒，却丝毫没有成功的喜悦。长此以往，便因为滞留感而产生深深的自我怀疑和失望。师傅从未谈论过这些，可能是因为他预见到了这个阶段便早早退出，导致他给人留下的最后印象依然带有拓荒者般的粗糙和兴奋。秦的性格虽然与师傅相差甚远，却笨拙地学习着师傅说话的语气，神态，性格中令人费解的片段。这样，当人们停止讨论他，忘记他，秦却把他变成了一种概念或者一些词语般的存在。

秦来到公司的第一年冬天，师傅带着睡袋在秦学校宿舍闲置的下铺度过了一整个寒假。他们从没有谈论过原因。中间秦回家过年，又提前回来。穿过空无一人的操场，走廊，回到宿舍。桌子上放着泡面，饼干，火腿肠，牛奶的空盒子和烟灰缸里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烟头。师傅把睡袋的拉链拉到下巴，在里面呼呼大睡。秦感觉自己被信任，也感觉到一种必将非常持久的情谊，接着也倒头在旁边的铺位里睡了过去。醒来时感觉是第二天，却其实是夜晚。师傅已经从睡袋里爬了出来，正在套一条脏兮兮的牛仔裤。“真鸡巴冷啊，没有暖气内裤都没有干。”师傅背对着他发出这样的感慨。

师傅来自于哪里，有没有结婚，父母是否健康，为什么那个寒假无家可归，这些事情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谈论过。但是秦总能记得师傅套上裤子时肩胛骨往后顶的姿态，潇洒，年轻，坚定。对他来说比起日常的经历，抽象的细节更能定义一个人的存在。校外摆摊的外地人大多还没有回来，学校趁着假期大兴土木。他们后来沿着工地走了很长的路，饿得直哆嗦，内心却充满了期待。

这种炙热和温柔的期待，仿佛确实随着师傅的离开而

从生活中消失了。秦在小饭馆门口锁自行车的时候突然哆哆嗦嗦地想起来。

“欢迎光临！”——暖和的油烟气和喧闹声一起涌上来，秦拉开小饭馆的棉被帘，瞬间流出了鼻涕。师傅坐在门口的小方桌边，笑咪咪地，坚决地，朝秦举起右手，大声招呼。

“真鸡巴冷啊。”秦不由复述了一遍刚刚跃入脑海的话。

于是两个人既没有要白酒，也没有要啤酒，叫老板切了姜丝，烫了一瓶黄酒。又迅速要了花生，拍黄瓜，回锅肉和椒盐小黄鱼。身后的两张大桌坐着两组吃开年饭的公司职工，还不断有人加入进来，每进来一个人就掀起一阵劝酒的小高潮。门口的切配工人则在处理新鲜的羊肉，抽筋，去骨，师傅像是刚刚返回人间似的看得入迷，不时地扭头赞叹工人流畅的动作与节奏感，眼睛闪闪发光，动人的真诚和专注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秦的紧张。他这才脱下夹克，挂在身后的椅背上，喝了一口热茶。心想，师傅可能对于时间的流逝也好，彼此的变化也好，并未察觉，或者毫不在意。

“我从单位出来的时候，同事们都在说晚上会下雪。”
秦开头说。

“你有多久没有看到过雪了？”

“好像有生以来都不能算是看到过真正的雪吧。你呢？”

“雪吗？我前几天被困在圣彼得堡。开车去机场的路上，先是阴沉沉的，经过一段隧道突然就变成了漫天大雪。又因为之前已经开了几个小时，不得不在路边停了一会儿，开了闹钟想要睡上二十分钟。结果睡了一个小时。我和我的老婆，谁都没有听到闹钟。”

“等等。结婚了？”

“阴差阳错地在圣彼得堡结了婚。”

“对方是俄罗斯人？”

“中国人。姓杨。”师傅认真地回答，并没有打算对结婚这件事情多加评注，“平日里到机场只有三十分钟的路，我们又开了三个小时。到了以后却发现整个机场都关闭了。最近的跑道上停着一架试图起飞的飞机，旁边的工程车正往机翼上喷水。那种天气啊，可能就连蒸汽都会被冻住。很多来坐飞机的乘客却好像早有准备，随地铺开睡袋来，柜台里最便宜的龙舌兰和伏特加也被卖得精光。还没等我

们回过神来，就连附近的连锁旅馆也订满了。既然这样，干脆开车去湖边看看吧！我心里想。”

“啊，冻住的浪！刚好不久前在一个纪录片里看到过这个。”

“是啊。瞬间冻住的浪。但其实湖在很远的地方啊。这种天气里开车得一天一夜，火车全部都停了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到达。所以最后只是开车来到最近的还有房间的旅馆，随便度过了一晚上。接下来的两天，雪忽大忽小，但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。感觉自己无处可去，也没有回去的可能，反而完全放松起来。再如何努力也是白费劲，这种感觉不常有，一旦产生了便愉快得不得了。不过，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航班却不可思议地在大雪里起飞了。起飞的时候，气氛非常凝重，隔着走廊的大汉不知道为什么哭了起来。等到我反应过来，我自己的眼眶也湿了。哭什么呢，你说说，真不明白啊。我在飞机上喝了太多龙舌兰了。”

“真不应该和你提起雪的事情。”

“唉，多愁善感了，多愁善感了。”

这时老板端上来烫好的黄酒，装在一把锃亮的小铜壶

里，倒在玻璃杯里真的烫手到握不住。接着小菜也一溜排开，小黄鱼炸到金黄，旁边一小撮堆得尖尖的椒盐粉。黄瓜上多浇了一勺辣椒油。又附赠了一碟松脆喷香的臭豆腐。两个人赶忙拿起筷子，又想起来急匆匆地碰了个杯。

“愿天下无贼。”

“祝万寿无疆。”

正前方的电视机里照旧播放着马三立的相声，他七十九岁时讲吃饺子的那段。听不太清楚，但是两三个独自在吃盖浇饭的人也看得很起劲。两口黄酒下肚以后好想吃饺子啊。白菜猪肉。这种天气来碗撒了香菜的饺子汤也很好。秦不免走神想着那天和师傅走了很远的路，去吃了什么。那种炙热的期待的尽头是什么。

“但是你过得怎么样？我一直很担心你。”师傅打断了他。

“欸？我有什么可担心的。我——”

“大概是因为很难想象你可以成为一个社会人。”

“假装一下也没有问题。我们的公司搬到了江边，老邱看起来干劲十足。”

“我倒不是担心你这些。职业什么的真是最不值得担

心的了。”

“哦？那是什么？”

“信不信佛，有无妻女什么的。”

“哈哈。已婚。没有孩子。也没有信佛。”

“那应该也没有迷恋茶道，抄写心经或者盘珠子吧？”

“不仅没有迷恋上任何东西，游戏机也卖了。”

“啊！”

“很快就后悔了，毕竟《辐射》也只是玩到一半，想起来游戏里的狗可能还躲在教堂里等我，想要消磨时间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再在废土上随意游荡。我也没有好好玩，整天就在小镇里捡相片，录音带和电风扇什么的。远一点的地方都不想去，各种各样的势力挺烦人的。存活下来的坏人，改造人，怪物。如果不急着杀怪，也不追求剧情的推进，就可以一直闲逛着，捡捡垃圾。”

“哦。这样也仿佛是在观光旅行。”

“哈哈。你这样理解也很对。而且游戏里的音乐也很好，因为背景的设置是二战以后，披头士还没有诞生。明明是非常陌生和冷酷到讥讽的背景，却仿佛可以感受到时代的洪流。”说到这儿，他们觉得仿佛周围的人都一起为了

“时代的洪流”而静默了一会儿，直到老板拿起遥控机把电视转到了某个地方台的新闻——“这盘古宾馆住一晚上得好几千吧！”接着旁边桌的人纷纷感慨起盘古宾馆有多难看，为了举办奥运会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，刘翔的伤情到底如何。继而干脆谈论起了奥林匹克精神。

“我还挺想去看看奥运会的。”秦低声说。

“唔？”师傅不置可否地点点头，秦却从他脸上捕捉到稍纵即逝的奇怪表情，讥讽混杂着稍稍的愤怒。他突然冒出强烈的念头，他在那一刻理解了师傅，短暂地，彻底地。然而理解带来的并非认同，完全不是。却是清晰的轻蔑和失望，甚至是与师傅的讥讽和愤怒所对抗的另外一种讥讽和愤怒。但是他适时截住了这种想法，关闭了思维的通道，也同样不置可否地发出一个语气词。

“啊，你还记得2001年的夏天吧。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夏天。”师傅却突然振奋地说。

“是啊。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夏天！”

然而秦竟然差点忘记。2001年的夏天，秦作为实习生第一次被派去北京出差，和师傅两个人住在地坛体育馆旁